

就这个镜头,姜文还要求衣服和鞋子顺着水流漂下时,也要讲究画面感。



疯、恋、枪、梦

我得把观众的梦给勾出来,和你的梦重合,你才会激动。

记者: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不对,我不像是在跟姜文聊天。

姜文:那你在跟谁聊天啊。我状态挺好的,其实我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笑)。

记者:那好吧,我们继续。

疯、恋、枪、梦是这部电影四个段落的主题,作家述平曾总结说这也是你三部导演作品的组成元素(疯狂,性,暴力,梦幻)。这四个元素就是你的创作冲动吗?

姜文:这是述平总结的,作为作家我觉得他总结得很精辟。

开始我还觉得我有那么庸俗吗?

这不都是商业片的元素嘛。但是述平说这很高级,难道《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招人喜欢跟这四点没关系吗?而且《太阳照常升起》直接就把这四点拎出来了。

我后来想想也是,这四点也就是观众对电影最基本的需求。

先聊梦,梦里面会给你展示让你惊心动魄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乖乖女,为什么梦里面就会变得这么淫荡啊(笑),我怎么会把他当成我的情人等等,我觉



三部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惹人,《鬼子来了》很极端,《太阳照常升起》是更斑斓、更 HIGH 的颜色。

记者:在叶弥的小说《天鹅绒》里,让疯妈疯掉的是二斤猪肉,为什么在《太阳照常升起》里,你把猪肉换成了绣花鞋?

姜文:如果坐在饭桌前聊二斤猪肉很好,但是坐在影院里面,我愿意把它换成精美的工艺品,跟脚有关系的绣花鞋。

记者:为什么会采用四段式的结构来讲述这个故事?

姜文:观众对很多电影觉得不来劲,可能就是结构上不来劲,现在的观众看过太多电影了,谁愿意看平铺直叙的东西?关键是挑动人的情绪。我觉得我的电影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挺能搅动情绪的,电影能讲一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故事,情绪如果进不去,一直在那旁观着肯定就没意思了。

记者:从片花看,影片的色彩非常绚烂,具有油画般的立体鲜活,也一如既往的阳光灿烂。但是近年几位导演拍摄的大片在影像方面的运用往往被指形式大于内容,对此你怎么看?

姜文:我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像油画,要说“太阳”像油画也不是传统油画的色彩,我觉得就是电影的色彩。我的三部电影在色彩上都有一脉相承的一贯性,《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惹人,《鬼子来了》很极端,极端到只有黑白两色,《太阳照常升起》是他们的延续,更斑斓更 high 的颜色。

对于可爱的和饥饿的观众来说,任何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看到来劲的片子。我也是一个普通观众,我也希望看到好片子,赶巧我还能做电影,所以我是站在和他们同样的出发点上来做这件事。其实我拍之前两部电影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大片呢,我也不会太受这些东西的影响。观众如果对这些大片有这样的担忧,那不是色彩的错,只能说明内容空洞,和形式不匹配。在我看来《太阳照常升起》的色彩和内容是很匹配的,所以我没有这种担忧。

记者:在你之前的两部电影里,女性都是男性荷尔蒙的投射,很少触及她们的内心。这次“太阳”依然是男性的视角,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你这次想去探讨女人的内心世界,是这样吗?

姜文:前两部电影似乎男人为主了一些,我同意这句话,就是男性荷尔蒙投射到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结果。这部电影有三个女人,我没有刻意去想这三个女人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肯定不是不能脱开作为男性视角来拍女性。

记者:片中的三个女人也是男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妻子和情人。片中是否也影射了你对这三种女人的看法或者幻想?

姜文:这三个女性角色的确有出处,但是她们是经过充分的创作和想象出来的。这个话题太长,今天我不想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我看来,这是她们演过的角色里面最惊人的,很女,但是也是很男人的女,很惊艳,很撩人。

得这是上帝安排的很可爱的一事儿,谁能离开对梦的这种迷恋啊?没有。

第二个是恋。只要不是极个别特殊的人物,哪怕是同性也得恋吧。我看人在人生道路上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是在恋。青春期可能是恋最多的,但是在我观察,恋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才会有杨振宁的恋爱嘛。当然有些人会将其转化成作品、革命、创造、采访,都跟这个有关系。

再说枪。从有人类开始,在经过用手打架,用牙齿咬之后,很早就开始有家伙了。枪是人类到目前来说发明的一个最能代表人类四肢、极致情绪的直接延续的工业设计。每个人都有内心世界,在故事当中怎么外化这个内心世界呢,连莎士比亚大哥都知道,让哈姆雷特除了在那聊生存还是毁灭之外,还要给他一个击剑的场面。

最后一个是疯。你可以说他是病理上的一种疯狂,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极度追求某种事物时,一种行为方式的表达。爱情里面包含着疯狂,对向往的东西的追求中也包含着疯狂。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里面的人物

我是姜文

但是后来当你成了姜文,成了一个著名演员之后,谁能逃脱说,我看不出这是姜文。

记者:舞台戏剧训练和当演员,对你做导演有什么帮助?

姜文:有人曾问过里根,你当演员挺三流的,但是当总统就当得挺出神入化的,你怎么看待这个关系?里根回答说,我没当过演员怎么当总统啊。这回答听上去像个笑话,实际上是再本质不过了。如果没有学戏剧当演员的经历,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导演,或者反过来你看吧,片子拍得不好导演一定都没有当过演员。从电影史上说,奥逊·威尔斯,戏剧演员出身,但是他拍的《公民凯恩》是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再说卓别林同志,昆汀·塔伦蒂诺同志,都做过演员,他们也都是世界电影史上起到拐弯作用的人物。咱再说说中国,中国电影史上精彩的片子并不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有《小兵张嘎》,是崔嵬拍的,是个戏剧演员,《我这一辈子》、《鸡毛信》是石挥拍的,是个戏剧演员。李安好像也学过演员。只有他们,才会解决好形式和内容,而且他们能够非常细微地感受到那些没有当过演员、学过戏剧的人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些人的电影都鲜活生动,把人物刻画到内心里面去,也才能找到最准确的内心表达方式。没有这些经历的导演只能去做发扬光大的事儿,而不会有他们的首创性、独创性。

记者:从你当演员的角度说,有人说你无论演

都包含着疯狂。咱还是举莎士比亚大哥的作品为例,奥菲莉娅直接就疯了,母后不是疯了吗,最后哈姆雷特不是吗?《奥塞罗》、《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为什么谈莎士比亚,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欧美的电影,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聊的商业大片。商业大片很多精华和营养都是从那来的。从莎士比亚那存在着梦、恋、枪、疯“四个代表”,这“四个代表”也的确代表了饥饿的电影观众内心最需求的表达和释放。

记者:如果说电影是一个梦,那我能否这样理解,你没有去为观众编织一个梦,而是直接把自己的一个梦交给了观众?

姜文:电影是梦,但是梦本身不是电影。所以我们要进行剧本创作、选景、拍摄、后期制作等等一系列工作,从创作剧本开始,我的表达,我的动机怎么通过这些手段来把观众心里那根弦给拨响了。个人的梦能有多意思啊?我得把观众的梦给勾出来,和你的梦重合,你才会激动。

回到刚才说的莎士比亚的“四个代表”,也是一种共鸣吧。

农民还是城里人,都是姜文。但是电影风格就比较多变。

姜文:当大家看到了《芙蓉镇》、《红高粱》、《末代皇后》,当时大家在惊呼这样的一事儿:这是同一个人演的吗?但是后来当你成了姜文,成了一个著名演员之后,谁能逃脱说,我看不出这是姜文。

你能看不出白兰度吗?看不出这是德尼罗吗?看不出这是梅兰芳吗?我要看的就是梅兰芳,这有什么不好啊。演员一定会经历一个起飞的过程,当你飞到平流层的时候,你根本是隐藏不掉的。当然话剧舞台可以,可以通过化浓妆,与观众产生一种距离。但是电影,你说要白兰度、德尼罗画成猴子去演《金刚》,有必要吗?我看不到白兰度我还干呢。

我做导演,隐藏在后面,乍一看,容易让人觉得每部片子都不一样,其实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会有行家看出来,这个镜头就是姜文拍的。

比如昆汀说,我要一个莱昂内的镜头,莱昂内的镜头就是上面卡在眉毛这儿,下面卡在半个下巴这儿,是很有标志性的。我想我的这三部电影也会找出某种标志性的东西。

这句话我说不错吧?有点像姜文了吧?

记者:有点像了。

姜文:我明白了。

PK 李安

他是真正的好家伙吧,要是让我选我也得选他 PK,和他 PK 我怎么都不算输

记者:你的有些朋友说,你是个活在电影里的人。

但是电影是个生存成本很大的职业,要面对各种物是人非,在国内尤其如此。这次“太阳”在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一些困境,在梦境和现实里跳出让你当时的心态如何?

姜文:我拍了三部电影,碰到的问题都大同小异。不过我还真的非常感谢这种状况,它能让我时常地跳进跳出,保持着某种冲动,同时也保持着某种冷静。创作只靠冲动或者冷静都是不够的,这样反倒让我找到一种平衡。

记者:现在电影即将上映,与你之前在国内公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相隔十几年了。要面对有些“繁荣”、也有些“畸形”的电影市场,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姜文:太阳底下没新事。

观众对好电影始终饥渴,而且我看现在是越来越饥渴,越来越饿。中国存在这样的事实,就是盗版的发达,使得中国观众对电影有越来越高的鉴赏力了。

记者:这次去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大家很喜欢拿你的电影和李安的电影作比较,两部片子在国内公映时间前后也不过相差一周,你如何看待与李安不可避免的票房竞争?

姜文:好啊,和他 PK 是我求之不得的。第一,他岁数比我大,拍电影年头比我长;第二呢他成就大,他是能让华语片在美国取得过亿美元票房的很卖座的导演。他也得过奥斯卡,这也是市面上很流行的。而且他的《推手》、《喜宴》等一些电影都是很有营养的,有滋味的电影。他是真正的好家伙吧,要是让我选我也得选和他 PK,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他 PK 我怎么都不算输。

记者:在不了解你的人那里,对你的评价我听到最多的是霸气,而在你身边的朋友那里,我则多次听到害羞这个词。这可是两种天壤之别的说法。

姜文:也许这两人都是我吧。关键是看我碰到了什么人,这个人给了我什么样的刺激,或者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我可能很笨,我只能根据对方给我的刺激来还给他一个刺激。我举个难听一点例子,如果你说你他妈的姜文,那我只能说说你他妈的,你要是说你妈的姜文,那我肯定就说你好。但是如果有人别有用心把你骂我的前面那句话去掉,而只说姜文说你他妈的,那姜文就变成混蛋了;如果别人说姜文说你妈的,那姜文就变成善良、可爱的人了。我觉得关键看大家怎么描述,怎么交流。其实我没什么特别的,和大家一样。当然通过转述对一个人的认识,一定不如亲眼得见更真实。